

己篇》、《新序·节士篇》皆作“岑鼎”。叔向晋人，居然能讽诵其铭文，亦以此鼎铭寓劝戒之义（叔向所引二句，杨伯峻云：“言凌晨即起，可以大显赫，而后世犹懈怠不为。”见《春秋左传注》，中华书局1987年版，第1237页），为人所重之故。此外，《国语·晋语一》载晋国史官郭偃引商铭以论亡国之理，也体现出历史上一些有名的铭文在春秋时期的传播情况。

另一种引述铭体，则是引述某人之事迹，而加以发挥、阐述，为引述者立论之佐证。据《左传·昭公七年》载：仲孙纁（孟僖子）将死，召其大夫，曰：“礼，人之干也，无礼，无以立。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，圣人之后也，而灭于宋。其祖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，及正考父佐戴、武、宣，三命兹益共。故其鼎铭云：‘一命而偻，再命而伛，三命而俯，循墙而走，亦莫余敢侮。僮于是，鬻于是，以糊余口。’其共（恭）也如是。臧孙纁有言曰：‘圣

人有明德者，若不当世，其后必有达人。’今其将在孔丘乎？我若获没，必属说与何忌于夫子，使事之，而学礼焉，以定其位。”文中“鼎铭”，杜预注谓：“考父庙之鼎。”又云：“于是鼎中为饭饘鬻，饘鬻糊属，言至俭。”所引之铭偻、伛、俯、走、口为韵，古音俱在侯部。铭文有韵，且以四言句式为主，似诗。盖为讽诵之便。

仲孙纁引述《正考父鼎铭》中正考父行事恭敬的一段话，是为了赞孔丘为达人，为其家风所致。仲孙纁聘楚，不能答郊劳之礼，知其为鲁卿中不甚熟知礼仪者。当其临终，嘱咐其子师事孔丘以学礼，将死之人，其言也诚。以其不知礼如此而尚能引前代鼎铭，足见春秋时一些有名的铭文或其中的名言警句传布之广、入人之深。

（注：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“礼乐制度及其变迁与春秋文体源流研究”[09BZW020]中期研究成果。）

〔作者单位：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〕

## 《楚辞·天问》“顾兔”考

贾 捷 周建忠

《天问》：“夜光何德，死则又育？厥利维何，而顾兔在腹。”其中“顾兔”的释义，历来歧解纷纭，未有定论，学术界较多采用闻一多的“蟾蜍”说，但对照古代文献中关于“顾兔”的记载及训释，我们认为，“顾兔”指明眸善视的月兔，即向下看的雄兔，更为妥当。

关于“顾”字的训解，《说文解字》云：“顾，还视也。”“视”在《说文解字》即言“瞻也”，段玉裁注：“《目部》曰：‘瞻，临视也。’视不必皆临，则瞻与视小别矣，浑言不别也。”从“顾，还视也”到“视，瞻也”再到“瞻，临视也”，三字在《说文解字》中展转训释，浑言之，“顾”当与“瞻”同义。

王逸《楚辞章句》将“顾”释为“望”义，“望”是会意字，本义是朝远处看。与“视”“瞻”“顾”相比，前者强调站立于某处向着四周远望，后者却指自上而下的临视，故两者在词义上不可等同。由此观之，历来一些学者推崇王逸的“顾望之兔”说，自然是有悖本义的，而将“顾”释为“视”，则更为准确。

其次，从古代文献中的记载来看。“顾兔”称“顾”是因传说中的望见月中雄兔“感气而孕”产生的。宋罗愿《尔雅翼》云：“说者以为天下之兔，皆雌。惟顾兔为雄，故皆望之以禀气。古称日乌月兔，相传已久。传曰，日无光则乌不现，乌不现则飞鸟隐窜。汉元帝永光元年，日中无光，其日长安无乌，而今世卜兔之多寡者，以八月之望是夜深山大林中，百十为列延首月影中，月明则一岁兔多，月暗则兔少。”又曰：“古称善顾，顾是雄顾雌，如顾兔之类。”

最后，从文本自身的内在联系来看。《天问》云“夜光”指月亮，屈原用“在腹”修饰“顾兔”说明此中所指的“兔”当是月中的雄兔，它是不必“望”的，只需以“视下”来回应，反而要月下的雌兔发出“望”月这个动作才能“感气而孕”。

再说“兔”字释义。“兔”即月中的雄兔。非汤炳正所持“於菟”一说，亦非闻一多所言“蟾蜍”一说。

第一，关于“顾兔”为“蟾蜍”说。闻一多《天问释天》

(1936年1月《清华学报》)首先肯定“刘盼遂云为顾兔叠韵连绵词,亦为无愧卓识”,进而认为刘盼遂只知“顾”不当因形求义,却不知“兔”也需因声求义。于是,闻一多列举十一种例证来说明顾兔当即蟾蜍之异名。此后,姜亮夫先生与孙作云先生分别从“与古说月与水族有关之传”和原始的图腾信仰出发,进一步补正“顾兔”为“蟾蜍”说,使得此说风靡学界。需要说明的是,此说的唯一理论依据就是闻一多提出的论断:在西汉早期无月中藏兔,反却只藏蟾蜍。

但是,考古学的新成果已经否定了这一结论。与楚国相去不远的西汉早期,先民的意识中已经存在月中有兔的观念。长沙马王堆一号与三号汉墓出土的《西汉帛画》、洛阳西汉墓的壁画中均有蟾蜍与兔合画于月亮之中的内容,论说西汉早期已经有兔蟾并现的现象。袁珂《山海经校注》云:“汉代石刻画像及砖画中,常有九尾狐与白兔、蟾蜍、三足乌之属列于西王母座旁,以示祯祥。”

第二,蚌蛤、兔、蟾蜍在先秦时期的月中早已有之。《北堂书钞》言“蚌蛤实群阴盈”并引《吕氏春秋》云:“月群阴之本,月望则蚌蛤实,群阴盈。月晦则蚌蛤虚,群阴废。夫月行乎天而群阴化于渊。”张衡《灵宪》云:“日者,阳精之宗,积而成鸟,象乌,有三趾,阳之类,其数奇。月者,阴精之宗,积而成兽,象兔,阴之类,其数偶。”由上观之,月中藏有蚌蛤,反映出原始人民对生产生活的崇拜和追求。

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记载:“楚越之地,地广人希,饭稻羹鱼,或火耕而水耨,果隋蠃蛤,不待贾而足,地势饶食,无饥馑之患。”可见,蛤对楚越之地的重要性。同时,蚌蛤是最初的交易货币,中国在商周时期用齿贝为货币,因真贝难寻,后人才用蚌贝、骨贝、石贝、陶贝、铜贝等仿制品代替。夏代用蚌作为货币,秦统一后,将贝币等原始货币废止。千家驹、郭彦岗《中国货币史纲要》说:“中国最早的货币,主要是海贝,其次是布帛和农具。中国文字中的‘货币’,货与币是两种不同物品的总称。《周礼·九贡八》中‘币贡’指皮帛,币从‘巾’;‘货贡’指珠贝,货字从贝。凡是同财物及交换有关的字,都同‘贝’‘巾’有关。”此外,张正明先生的《楚文化

史》言:“楚国的货币,这时以海贝为主,也有少量的铜贝。铜贝虽小,但楚人觉得它方便,因此行用的时间很长,流传的范围很广。”现如今,虽然物质形态的贝币在楚国已经消亡,但贝币背后蕴含着原有的精神传统在以上文献中得以遗存和体现。

闻一多先生并未察觉蚌蛤在月中早已有之,他认为:“传说之起,谅以蟾蜍为最先,蟾与兔次之,兔又次之。”在《天问释天》中对文献中有称月中之物是“蛤”时用语音讹变来推理,言:“蚌蛤之蛤与虾蟆相乱。”并将“蚌蛤”一同作为蟾蜍之义。虽然“蚌蛤之蛤与虾蟆”古音相近,但李时珍早对“蚌蛤”做出界定,《本草纲目·介二·蚌》言:“蚌与蛤同类而异形。长者通曰蚌,圆者通曰蛤,故蚌从丰,蛤从合,皆象形也。后世混称蛤蚌者非也。”

第三,从运用音近义通的训诂原则来看,汤炳正先生从《春秋左氏传》“楚人谓乳谷,谓虎於菟。故命之曰斗谷於菟”这段文字中找出依据,认为:“‘顾兔’,即‘於菟’,指虎。”“‘顾兔’与‘於菟’一声之转。中原地区本有月中有兔的传说,而此传说传入楚地之后,因楚人称虎为‘於菟’,故将月中有兔之传说演化为月中有虎之神话。”此说亦不足为据,《坡门酬唱集》中《守岁》篇言:“於菟绝绳去,顾兔追龙蛇。”将“於菟”与“顾兔”同言,可以证明在宋人眼中二者并非一物,更何况此说在楚辞以及先秦文献中缺乏例证。至于萧兵从声训方面讲“顾”之言“咕”,则更无据,纯属推测,清翟灏《通俗编·言语》:“咕啞,《广韵》‘啞,嗔语,出《字林》’。《集韵》或从言作让,语不明也。咕字不见字书,唯元吴昌龄《断风花雪月曲》有咕啞语。”此处的“咕”多指人含混地自言自语,也指低声私语。可知“咕”与蟾蜍的发声本无关联。

综上所述,对“顾兔”一词,闻一多先生虽在《天问释天》与《天问疏证》中提出过前后不一致的观点,但如其所讲:“既无术以起屈子于九泉之下以为吾质,则吾说虽辨,其终不免徒劳乎?噫!”而上述考证则表明,闻氏二说均不能成立,只有将“顾兔”解释为“明眸善视的雄兔”,庶几近于《天问》本意。

[作者单位:南通大学楚辞研究所]